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二十三回 真後悔黑夜暗投繯 念前情黃泉求豔魄

話說甄寶玉在路行程，偶因身子不快，進了紫檀堡，暫借蔣姓客堂歇息片刻。正然手擎茶杯，往四邊牆上觀玩字畫，忽聽屏風後轉出個婦人來，拉住他哭道：「我的小爺，你往那裡去來，害的我好苦啊！」列公，你道這婦人是誰？原來就是襲人。自從嫁了蔣玉函，雖說是夫妻和美，你恩我愛，到底較之在寶玉跟前，富貴懸殊，氣象迥別。每於花前月下，對景傷情。今值蔣玉函進城演戲，他自己獨坐上房，忽見老蒼頭來說：「有一行路的少年相公，暫借客堂少坐，避避風雪。」襲人聽了，點頭應允。正在寂悶無聊之際，披了斗篷，竟獨自走了出來，在屏風後窺客，瞥見甄寶玉形容舉止與寶玉無二，心中一動，也就不暇思索，竟從屏後轉出，拉住甄寶玉的手，大哭起來。嚇得甄寶玉連忙摔開了手，倒退了幾步，道：「在下乃行路之人，偶因身子乏倦，暫借貴居少憩，以避風雪，與娘子並不認識。」襲人哭道：「我的爺，你好狠心。自從你跟隨僧、道出家之後，老爺、太太就要打發我出來，可憐咱們又沒在老爺、太太跟前過個明路，你教我嘴裡怎麼說得出替你守節的話來，活活的逼著我嫁了人。你這會子，是從那裡回來了？好狠心的爺，你怎麼還說出咱們並不認識的話來，我不過是見了你明一明我的心，我還有什麼臉兒活著想跟你回去嗎！」甄寶玉聽了，益發不解，只是往後倒退。仔細將他一看，但見丰姿秀曼，舉止風流。心中一動，不覺進退兩難。

忽見包勇走了進來，問道：「大爺，什麼人哭呢？」甄寶玉道：「包勇你快瞧來！」包勇聽了，連忙走了進來，將襲人仔細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向甄寶玉道：「大爺，據我看這位姑娘十分面善，好像在那裡見過的。哦！是了，去年老爺遭了事，把小的薦到榮府，我記得有一夜失了盜，小的還打死了一個為首的。到了次日，政老爺和太太從鐵檻寺回來，查問情由，我在稠人廣眾之中，倒像是見過這位姑娘似的。」甄寶玉聽了，又將襲人仔細一看，猛然想起一事，忙問道：「你莫不是寶哥哥房裡的襲人姐姐麼？」襲人聽了，哭著也將甄寶玉又重新仔細一看，道：「你不是我們寶二爺，你到底是個誰？你又怎麼知道我叫個襲人呢。」甄寶玉笑道：「你們寶玉姓賈，我姓甄，雖同名寶玉，而有甄賈之別，所以把姐姐竟給混住了。」

襲人聽了，方知是認錯了人。不覺羞慚滿面，往後退了幾步，擦淚道：「原來是甄公子，我在家時，久已聽見人說，公子的模樣兒長的和我們寶二爺是一模一樣的。我們從未見過，果然話不虛傳。但不知公子此時往那裡去，如何走到這裡來？」

甄寶玉聽了，遂將自己隨父親到邊疆外任，今因賈寶玉、林黛玉回生，特地接他回京與李綺成婚的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襲人聽了，又哭起來道：「我前日也恍恍惚惚的聽見人說，榮國府回生了多少人。那天在鐵檻寺僧、道作法，哄動了城裡城外，看熱鬧的人紛紛言講。可憐我是個年輕的婦女，不但不能眼見，一總不能耳聞，可教我在誰跟前打聽去呢。如今，我要求公子，替我帶個信兒，我又不曾寫字，我有件東西求公子帶了去，見了寶二爺，私下交給他就是了。」說畢，便回身哭著回去了。

包勇道：「大爺你怎麼知道他的名字叫個襲人？」甄寶玉道：「我在家時，聽見太太說，自從賈府的寶玉出家之後，他房裡有個貼身的丫頭叫個襲人，因為沒過明路，所以打發他嫁了人了。但不知這個姓蔣的，倒底是何等樣的人。瞧他這所房子蓋的倒有些兒講究。」包勇道：「小的方才也問過他們老蒼頭來，他說他主人叫個什麼『人人愛』，我就聽著詫異起來，他才說是戲班裡一個有名兒的小旦。」甄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怪道說姓蔣呢，原來就是琪官。」

正然說到這裡，只見從屏後轉出個老婆子來，手裡拿著個紙包兒，襲人在後相隨。老婆子將紙包兒遞了過去，襲人道：

「求公子將這件東西帶到榮府時，面交寶二爺就是了。我家的主人不在，我也不敢留公子酒飯。」說畢，仍舊帶了老婆子回後去了。

甄寶玉接了紙包兒來打開一看，見是一條半新不舊的蔥綠色洋縐的汗巾子。翻覆觀玩了會子，心下也覺傷感，仍舊包好揣在懷內。向包勇道：「我這會子覺得好些兒了，雪也下的慢了，咱們趕進城去罷。」包勇聽了，忙去備上了牲口，搭了行李，賞了老蒼頭茶資，請甄寶玉出來，坐了馱轎起身而去。

不言甄寶玉進城回府，且說襲人回到自己的房內，前思後想，愧恨萬端。想起從前和寶玉是怎樣的恩愛來，如今偏又嫁了人。雖說蔣玉函模樣兒風流，性格兒柔媚，牀第之間，雖有無限的溫存，到底終覺下賤。況且她原是跟著人睡的人，如今，我又跟著他睡。這就保不住他高興了，把我枕席間的光景告訴了他的相好知道，還有個什麼趣兒了呢。罷了，寶二爺若不回來，只算我命該如此，我也就死心塌地的了。偏偏的他又回來了，林姑娘和晴雯他們也都回了生了，我這會子心裡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到底不知怎麼著才好。噯，老天爺，我仔細想來，如今寶二爺晚上睡下，左邊是寶姑娘，右邊是林姑娘，頭直裡是晴雯、金釧兒、腳底下是紫鵝、鶯兒，他那裡還想得他當日的那個襲人姐姐來呢！即或二爺明兒見了汗巾，想起我來，我如今已是嫁了人的人，他如何肯把我重新贖了回去呢。

權當二爺肯了，老爺、太太也斷然不肯的。權當老爺、太太都肯了，把我贖了回去，別人還罷了，晴雯這個蹄子，嘴就和刀子一般，我這不一輩子死到他的舌根下了嗎。眾人一齊作踐起來，就是我那個心坎兒上的爺，也就未必能像從前那樣的疼我了。權當我那個爺想念前情，仍舊把我姐姐長、姐姐短的叫一個槓口兒甜，沒主意、沒造化的蹄子，你跟著蔣玉函睡了將近一年了，還有什麼臉兒答應人家呢。想到這裡，不覺五內崩然，淚如雨下，情緒懨懨，如癡如醉的也無心茶飯。

將及黃昏掌燈之候，老婆子進來說道：「奶奶，爺回來了。」只見蔣玉函自外走了進來，脫了氈衫，懷內掏出個包兒來，笑嘻嘻的遞與了襲人，道：「姐姐，你帶著試一試，看好不好？」

這個東西正配你那個雪白的膀子。」襲人接來，打開一看，只見一副鑲金碧霞璽的手鐲。看了一看，仍舊放下，不覺淚流滿面。蔣玉函見了，不勝詫異，忙攙在懷內，問道：「你又怎麼了？想是家下的服侍你不週到，得罪了你了麼？」襲人把臉一扭，道：「我幾時和他們這樣難纏過來？」蔣玉函道：「不然，可又是為什麼呢？」襲人不答，只是流淚。蔣玉函不悅道：「你自從進了我家的門，我那一樣兒待你不好。真是心坎兒上溫存，手掌兒上奇擊，眼皮兒上供養，那一天晚上又不是臉兒相偎，腿兒相壓，手兒相持呢。我想就是寶二爺當日也未必把你如此的看待。你說寶二爺當日總是把你姐姐長、姐姐短的稱呼，我這如今，也是成日家把你姐姐不離嘴兒的叫，你總是不舒服，難道教我把你叫媽媽不成？」襲人道：「你不用惱人了。我有件事要問你，我可不許哄我，若肯據實的告訴了我，我才信你疼我是真心實意呢。」蔣玉函笑道：「我的姐姐，我到底那一件事兒哄過你呢？」襲人道：「我想你成日家在城裡演戲，這件事你必須是知道的。我聽見說，如今寶二爺回了家了。前兒七月十五，在鐵檻寺僧、道作法，回生了好些人，這可是真事麼？」蔣玉函聽了，呆了半晌，忽然笑道：「這是在那裡聽來的謠言？難為你也是極聰明的個人兒，你也想想，世上也有個人已經死了，又會活了的道理？」襲人道：「外頭人人都是這樣說。還說宮裡的娘娘也回了生了。林姑老爺也做了城隍了，怎麼你還哄我呢。」蔣玉函道：「罷喲，我勸你喝口涼水，把這種妄心打退了罷。你原是我明媒正娶之妻，並不是我搶奪來的。權當寶二爺認真的回了家，他還能夠贖你回去麼？況且他如今現有嬌妻美妾，逐隊成行，也斷然不肯要你這個破貨的了。」

權當他想念前情，還肯要你，你也該打打細算盤才是。我想你若依舊到他跟前，不過一個月裡頭輪著你陪伴他一遭兒。還算是你的造化，那裡如跟著我，夜夜不脫空兒的舒服呢。書上說的好，大丈夫『寧為雞口，勿為牛後』。難道你連這兩句話也不懂得麼？」襲人道：「我也不懂得什麼書上的話，據我想來，你才真是個『牛後』呢。」蔣玉函聽了，笑道：「到底你沒讀過書，竟將這兩句話的意思講顛倒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我可懂得什麼書呢！你自己回過手去，摸摸你那個『後』，只怕也和牛的差不多兒了罷。」說的蔣玉函紅雲滿面。正待發作，瞧了瞧襲人，又怪捨不得的。

只見老婆子進來，問道「爺還吃飯不吃了？」蔣玉函道：

「我已經在城裡吃過飯了。你奶奶吃了飯沒有？」老婆子道：

「奶奶今兒也不知是怎麼了，只吃了半碗兒飯呢。」蔣玉函道：

「既是這樣，你去燙壺熱酒來，再拿幾碟乾果子，我和你奶奶消消夜、打打寒氣。」老婆子聽了，忙去取了酒果來，擺上炕桌兒，夫妻對飲。襲人那裡還有心腸飲酒，無如蔣玉函柔情媚語，放出他小且的身分來，弄的個襲人沒了法兒，只得酒澆愁。約有一個時辰，竟至陶然大醉。蔣玉函將他抱入鴛衾，雙雙安寢。這話暫且不提。

再說甄寶玉進了城，先到家中見了甄夫人，母子兩個敘過了別後的事情，又講了會子甄公在外的光景。到了下午，便坐了轎車子，帶了包勇，來拜見賈政。適值賈政工部有事，尚未回府。寶玉聽見，連忙迎出。彼此一見，歡若平生，握手各道契闊，讓進書房，分賓主坐定。焙茗獻上茶來，茶罷，賈寶玉知道甄寶玉的脾氣，是愛道學的，便先開口道：「自去歲秋闈一別，寒暄再易，今幸再瞻雅范，知吾兄道德文章與時偕進，士別三日，當刮目相待，信不誣也。」甄寶玉也知賈寶玉的脾氣，愛的是風流，乃笑答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自去歲吾兄遁跡天台，眾皆惶惑。小弟固知吾兄必另有一番作用，今竟果如所料，真可謂亙古未有之奇。今又推己及人，所謂仁之端而智之術者，胥在是舉。小弟今而後始知風流才子與道學先生，一而二，二而一者也。」二人彼此大笑。賈寶玉道：「前者老伯母差包勇去後，家母即和家嫂商量迎娶一事，通知了李親家太太，他那裡說，時屆殘冬，年近歲逼，諸事辦不齊備，擇定明春二月十二日，天恩上吉，不知吾兄不以為晚乎？」甄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承吾兄不棄，推念同類，適才家母亦言及於此，即明春二月，轉瞬即到，何晚之有。小弟倒有一事奉瀆。小弟今早在路行程，偶遇風雪交加，路經紫檀堡，在一蔣姓人家借地少憩。忽從屏後走出一少婦來，誤將小弟認作吾兄，慟哭不已。

小弟驚詢其故，始知為吾兄之舊人。托小弟轉致一物送上台端。

」說著，便從懷裡取出一個紙包兒來，遞與了賈寶玉。賈寶玉接來打開一看，認得是當日和蔣玉函對換的松花洋縐的汗巾兒，乃是襲人的舊物。不覺一陣傷心，眼淚早流下來，又怕甄寶玉看見笑話，連忙又忍住了。

甄寶玉分明看見了，故意的只作不見。口內吟道：

去歲分鸞鏡，今朝寄縐巾。

還將舊來意，憐取眼前人。

賈寶玉聽了，不覺長歎了一聲，遂也口占了一絕，道：

總因求美玉，反致失名花。

便許終完璧，何能掩舊瑕。

甄寶玉聽了，才要說話，只見焙茗進來稟道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兩個寶玉，一齊迎了出去。一見賈政進來，甄寶玉見了，忙上前跪下請安。賈政連忙攙了起來，攜手重入書房，仍分賓主坐定。賈寶玉親自捧過了茶，仍在一旁侍坐。賈政遂向甄寶玉問了會子他父親在邊疆的近況，又問了會子他近日的學業文章，甄寶玉這才告辭回府而去。

這裡賈寶玉送客去後，便隨了他父親到上房來，又和王夫人大家說了會子閒話，這才回到自己怡紅院來。只見寶釵、黛玉正在外間炕上，引逗桂哥兒玩笑，他便溜到裡間來，從懷內取出汗巾兒，翻來覆去的看了會子，想起襲人當日待他的那一番好處來，不由的淚流滿面。自己哭了會子，想著：他如今已經嫁了琪官了，如何又能把他弄了回來呢。即或和琪官說的肯了，老爺、太太又如何肯呢。權當老爺、太太也肯了，又想了想道：縱然把他弄回家來，到底又算個什麼名色兒呢。想到這裡，忽然把桌子「啪」的拍了一下，隨手蘸起筆來，將方才口占的四句詩，寫在汗巾之上。

再說林黛玉正和桂哥兒玩笑，忽聽裡間拍的桌子一響，乃俯向寶釵笑道：「姐姐你聽裡間屋裡，不知把什麼拍的山響，再別是才剛兒他進來，見咱們沒人理他，自己覺著沒了趣兒，胡使性子呢罷。」寶釵聽了，忙抱了桂哥兒便往裡走。黛玉笑著忙搖了搖手兒，自己躡手躡腳的走到裡間。先探了個頭兒，只見寶玉面朝裡，在帳子裡躺著，桌子上放著一條汗巾兒。黛玉見了，便輕輕的走了進去，將汗巾拿了起來，仍舊輕輕的退了出來，俯向寶釵笑道：「姐姐，你把小兒遞給奶媽子，快瞧這個兒來。」寶釵聽了，忙將桂哥兒遞給奶媽子，命他抱了哄著睡去。

黛玉便將燈台挪了過去，同寶釵在燈下打開汗巾觀看。黛玉低聲道：「姐姐你看，他這個毛病總不能改，這又不知道是誰給他的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個東西，我瞧著很眼熟，倒像見過的似的。」黛玉道：「噯喲喲，這上頭還寫的有字。」忙念道：

「總因求美玉，反致失名花。便許終完璧，何能掩舊瑕。」寶釵聽了，恍然大悟，道：「哦，是了。這是襲人的東西，我當日在他箱子裡見過的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總沒問你，這個襲人，他到底嫁到那裡了？」寶釵笑道：「我聽見說，是個什麼戲班裡唱旦的。」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說呢，嫁了這麼一個高人。但只是這個東西，又怎麼得到他手裡來呢？你瞧瞧這個字的筆跡，是他自己寫的。這首詩，也見他自己做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可不是呢。據我想來，這必是襲人聽見你們都回了生，不知托什麼人將這汗巾子寄了來，也是要想回家的意思。

這竟是一件不通理的事兒，如何行得呢。你只細玩他這後兩句詩，就知道了。」黛玉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姐姐，你當日也很不該教他出去，這會子倒教人瞧著心裡怪難過的。」寶釵道：

「老爺、太太拿定了主意要教他出去。他又是沒過明路的人，我可怎麼說也教他守節呢。」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虧了我們回生的早，若再遲些日子，只怕連寶丫頭也都嫁了人了。」寶釵聽了，笑著便順手兒將黛玉掀倒，要胳膊他，急的黛玉央道：

「姐姐，我再不敢胡說了，咱們商量正經事罷。這件事可到底怎麼處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件事你且莫忙，且把這個汗巾藏過，咱們也都睡覺罷，且看他個什麼光景兒，咱們再商量就是了。」黛玉聽了，便將汗巾藏在書櫥子抽屜裡。寶釵便叫出晴雯等四人來安排臥具，請寶玉來安寢。只見寶玉悶懣無精打采的脫衣就枕，並不似往常間有說有笑的。釵、黛二人見他這般光景，也不去攪攪他，也都各自就寢。

睡到四更時分，忽聽寶玉在夢中驚醒，大哭道：「襲人姐姐，你等我一等兒，我和你一塊兒去。」釵、黛二人都吃了一驚，連忙披衣坐起，點起燈來。只見寶玉從被中爬起，眼睛瞪的直勾勾的。寶釵問道：「你又怎麼了？」寶玉呆了半晌，哭道：「襲人姐姐死了，這都是我害了他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必定是你魔住了，做了什麼怪夢，撒嚙怔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昨兒甄寶玉回京，帶了一條汗巾來，他說路過紫檀堡，因避風雪誤到他家，遇見了襲人的。我見了汗巾，正在這裡作難，想不出個什麼法兒，誰知道才剛兒明明白白的夢見襲人姐姐來了，他告訴我說，老爺、太太生生的把他逼著嫁了人，這會子他知道我回來了，前思後想，覆水難收，萬無回來之理。他哄著蔣玉函睡著了，悄悄的自縊死了。他的魂靈兒到了城隍廟，姑老爺查看了冊子，命他先到太虛幻境結了案，再到地府討脫生去罷。

訴了好一會的委屈才走了。仔細想來，他並沒有辜負我的恩情，倒是我斷送了他的性命。」說著，又大哭起來。寶釵道：「怪道昨兒晚上呆呆的，原來是為這件事。常言『夢是心頭想』，你心裡惦著那件事，所以才有這樣的怪夢纏繞來了。」寶玉道：

「我從來做夢總是恍恍惚惚的，再沒像這一遭夢的真切了。」

黛玉笑道：「前兒我聽見寶姐姐說，你那會子虛心度意的等我的魂來入夢，你怎麼又沒夢見我，又夢見柳五兒了呢？」寶玉聽了，扭頭道：「人家心裡煩的什麼似的，你又拿這個話惱人家來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勸你好好兒的睡覺罷，半夜三更的，看仔細鬧的老爺、太太知道了。且等到明兒早起，打發焙茗到紫檀堡打聽打聽，果真他死了，你再哭也不遲。倘或他沒有死，你這不是白鬧嗎。」寶玉聽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仍舊睡下。釵、黛二人也就陪著吹燈而睡。

不過朦朧了會子，不覺東方大亮。寶玉正然要出去打發焙茗前去打聽，只聽焙茗在院子裡問道：「二爺起來了沒有？奴才有話要回二爺呢。」寶二聽了，也顧不得登靴子，便革革拉著鞋就往外跑。寶釵見了，忙向晴雯、紫鵲二人努了個嘴兒，二人也就連忙

跟了出來。只見焙茗向寶玉稟道：「今兒一個黑五更兒，花自芳就來尋奴才，教奴才稟知二爺，說昨兒有三更以後，蔣玉函親到他家告訴說，他妹子三更天上了吊了。花自芳就到他家看了一回，見他妹子已經死的挺挺兒的了，就罵蔣玉函說把他妹子折磨死了。蔣玉函說，他因為聽見寶二爺回了家，他自己尋了死的。花自芳不依，在他家鬧了個煙霧沉天，還要到縣裡去告呢。教奴才替他求求二爺，給他做個主兒才好。花自芳剛去了，蔣玉函就來了，也求奴才稟知二爺，說他聽見二爺回來了，早就想來請安求見的。只是因為那年二爺和他相好，捱了老爺的打，所以他不敢來請安，恐怕老爺知道了，又連累二爺受氣。他說襲人原是為二爺回了家，他自己愧悔的尋了死了。他還說自從把襲人娶到他家，他原不知道是二爺的人。成親之後，瞧見他贈二爺的茜香羅才知道的。成日家恨不能把襲人頂在頭上才好，那裡還肯折磨呢。如今花自芳要和他打官司，他也要求二爺替他做主兒。」

剛然說到這裡，只見寶玉身子晃了幾晃，往後一仰，咕咚栽倒在院子裡。晴雯、紫鵲二人，在台階兒上站著看的明白，連忙跑到跟前，抽的抽、攙的攙。寶釵、黛玉、鶯兒、金釧兒在房內玻璃窗中早都瞧見了，一個個嚇得驚慌失色，一齊走了出來，鶯兒、金釧兒二人也就跑上前去，幫著晴雯、紫鵲將寶玉抬了進來。嚇得焙茗，面目焦黃，渾身打戰。一見黛玉、釵二人出來，連忙跪倒，碰頭哀告道：「二位奶奶，千萬沒要告訴太太，說奴才把話說冒失了，把二爺唬暈了。太太一知道，奴才就不得活了。」黛玉見了，便向老婆子道：「你告訴他，不要教他害怕，教他也別在外頭聲張，也別走遠了，只在就近聽候呼喚就是了。」老婆子忙去告訴了。焙茗自去，在外聽候不提。

再說寶釵、黛玉二人進來，見晴雯等四人已將寶玉抬了放在牀帳之內，仔細瞧了瞧，就和死人一般，又像從前自鐵檻寺抬回來的樣子。寶釵著忙向黛玉道：「你看看這個樣兒，可又教人怎麼處呢。依我說，早些兒告訴太太，請王太醫來看一看才好。」黛玉聽了，沉吟了會子，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這又是失了魂的樣子，必是他的魂跟了襲人的魂去了。昨兒夜裡他還說，襲人的魂還要到太虛幻境去結案。依我說，咱們且把警幻前兒給的那個小冊頁兒取出來瞧瞧。只怕那上頭有什麼解救的法兒也不可，咱們且看了再告訴太太也不遲。」寶釵聽了，忙命紫鵲取了匣兒來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打開匣蓋，取出那副冊頁來展開觀看，不覺喜形於色，道：「姐姐你快瞧來。」寶釵聽了，忙湊在跟前，仔細看了一遍，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何不就照樣兒行呢。」黛玉聽了，點點頭兒，合上了冊頁，仍舊收好，向寶釵道：「姐姐，你快教老婆子告訴焙茗，教他到姨媽家和香菱姐姐討兩支尋夢香來，我想就差晴雯去也罷了。」

寶釵道：「焙茗只怕說不明白，等我給香菱寫個字兒去。我想再教焙茗告訴花自芳，教他不用和蔣玉函打官司了，就教他把他妹子的屍首領到他家去，將來回了生，也免得蔣玉函退有後言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想的很是。你快教老婆子告訴焙茗，早些兒去罷。」寶釵聽了，便提起筆來給香菱寫了一封書啟，命老婆子轉遞與焙茗。

此時，焙茗正在榮禧堂背後一間小房子裡獨坐，聽候呼喚，心裡擔著好大的驚恐。聽見老婆子將上項事說明，遞給與香菱的書啟，他這才放了心。便騎了匹馬，飛行到花自芳家告知了前情。花自芳自是歡喜樂從。又飛馬到薛姨媽家投了香菱的書子。香菱看了，忙取了兩支尋夢香，包封嚴密發付。焙茗依舊飛馬而回。

此時寶釵、黛玉二人親自來至上房，將前項事體悄悄的都告訴了王夫人。王夫人聽了，吃這一驚不小。忙到怡紅院來看視。只見他直挺挺睡著，叫之不應，推之不動。王夫人流淚道：

「這都是我的業障，怎麼就養了這麼一個不懂事的冤家。我這一條老命，終久總要教他追了去呢。」寶釵勸道：「太太不必著急，才剛兒我們見警幻仙姑給的冊頁上寫的明白，原沒什麼妨礙的。」王夫人聽了，歎了口氣道：「前兒房裡收他們四個人，你老爺就很不喜歡。這會子又鬧起襲人來了，這可將來教人又是怎麼一個辦法兒呢。已經嫁出去的人了，重新又收回來，誰家有這個規矩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件事只要太太肯施恩，瞞著老爺也就容易辦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們只管說出你們的辦法兒來我聽聽。我這會子，只我的兒子好，可還有什麼不施恩的呢。」黛玉聽了，也笑道：「既是太太肯施恩，我們就好說了。前兒晴雯他們四個人，已經是回過老爺收在房裡的人了，我們也再沒有還把他們當成丫頭使喚的道理。這會子，我們倆人連個跟隨的丫頭也沒有了。將來襲人還魂之後，只說給我們倆人買丫頭，索性求太太施個全恩，連柳五兒一齊都叫了進來。」

只瞞著老爺一個人兒，不但我們倆人有了使喚的丫頭，我們也可就保得住他從此以後再不害什麼病了。」王夫人聽了，長出了一口氣道：「噯，老天爺，怎麼又鬧出柳五兒來了？這可教我真也沒了法兒了。你們倆人都是我的外甥女兒，我只把寶玉交給你們就是了，隨你們怎麼樣就怎麼樣罷。」說著，只見老婆子送進尋夢香來，王夫人接來瞧了一瞧，仍舊遞與黛玉道：

「任憑你們怎麼鬧去罷，我也不管了。」說畢，坐著吃了杯茶，徑自去了。

這裡釵、黛二人更叫過晴雯來，和他商量。晴雯本是好動不好靜的人，聽見命他到太虛幻境追趕襲人的魂魄，心中大喜，連忙更換了新衣。黛玉命他睡在寶玉的旁邊。點起尋夢香來，插於枕畔。晴雯便覺耳內風響，栩栩睡去，他的那一靈真性早已出殼。這裡寶釵、黛玉二人將帳簾放下，吩咐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等不許偷看。黛玉又寫了一張稟啟，命老婆子轉交焙茗，即刻馳赴城隍廟夢化。一切辦理妥當，他二人便在窗下對奕不提。

且說晴雯的一靈真性，出了大觀園，耳內只聽呼呼的風響，覺得自己的身子飄飄然虛如無物。約有頓飯之時，忽覺眼界光明，只見兩座牌坊，高插雲漢。仔細瞧了瞧，果然就是太虛幻境。不由的滿心歡喜，暗想道：我們離了這個地方將及半年，時常作夢，怎麼總夢不見呢。這個尋夢香，果真奇妙。你看：

那不是元妃娘娘住的赤霞宮，這不是林姑娘的絳珠宮，那不是警幻仙姑的宮殿，還是當日的舊樣兒。我如今先到警幻那裡，見了他可就知道二爺和襲人的下落了。想罷，他便順著牌坊的大路緩緩而行。

剛走到薄命司的門前，只見門兒半開半掩，聽了聽，似乎有人在內唧唧噥噥的說話，彷彿寶玉的聲音。晴雯聽了，心中一動，他便躡手潛蹤的走了進去。偷眼一望，只見裡面櫥櫃旁邊，放著一張羅漢榻。榻上假傍著兩個人，仔細看去，正是寶玉和襲人。晴雯見了，忙向黑處一閃，輕輕的繞到羅漢榻的背後，蹲在地下，側耳細聽。只聽襲人哭道：「我的狠心的小爺！你就是為林姑娘出家，你也該告訴我們一聲兒。老爺、太太但要知道你後來還要回來，也斷不肯打發我出去的。我這會子已經活的沒了趣兒了，你又趕來做什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姐姐，你也不必傷心了。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你才沒看那冊子上的詩。『堪羨優伶有福，誰知公子無緣』，這也是個定數。你既然捨不得我，咱們同去求一求警幻仙姑，教他教你回生，我再和寶姐姐、林妹妹商量一個法兒，把你仍舊弄回家來也就是了。」襲人道：「我的爺，我這如今已是失了節的人，還有什麼臉兒回去見人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原是老爺、太太逼著教你嫁人的，並不是你自己不長進，這又怕什麼呢？況且你這如今拼得一死，也就可以功過相抵了。」襲人道：「老爺、太太是恩同天地，想來也沒有什麼說的。就是二位奶奶，也都是大家子的千金小姐，自然也是寬宏大量的。就只是晴雯這個小蹄子，嘴和刀子一般，我這一回去，在他舌根底下再也翻不起身來的了。」

晴雯在榻後蹲著，聽到這裡，一轉軀站起來，指著襲人道：

「噯喲喲，蔣奶奶，你怎麼說了一大堆兒，歸根兒尋到我身上來了？」二人吃了一驚，只見晴雯指著襲人的臉道：「難道為你臉上不好過，把我的嘴拿針線縫起來不成？再不然，除非是我這會子也嫁了人，也和你一樣了，你可就沒的說了咱的了。」